

硝烟弥漫的空气中

隐藏着

骇人听闻的

秘密

CHONG
TU TENG

虫

图

闫志洋
作品

腾

迷雾重重

3

一只小小的

虫子

何以颠覆历史？

虫图腾

CHONG
TU TENG

3

目志洋
作品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虫图腾. 3 / 闫志洋著. —北京: 新星出版社, 2012.10

ISBN 978-7-5133-0846-5

I. ①虫… II. ①闫…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201528 号

虫图腾.3

闫志洋 著

责任编辑: 汪 欣

责任印制: 韦 舰

封面设计: 红果书装

出版发行: 新星出版社

出 版 人: 谢 刚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 3 号楼 100044

网 址: www.newstarpress.com

电 话: 010-88310888

传 真: 010-65270449

法律顾问: 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

读者服务: 010-88310800 service@newstarpress.com

邮购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 3 号楼 100044

印 刷: 三河市金元印装有限公司

开 本: 660mm×960mm 1/16

印 张: 17.25

字 数: 220 千字

版 次: 2012 年 10 月第一版 2012 年 10 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33-0846-5

定 价: 28.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引 子	/ 001
1. 北平城，墨玉初现世	/ 018
2. 黄河岸，蒙古死之虫	/ 035
3. 雾隐镇，蚁狮斗死虫	/ 050
4. 乱坟岗，隐秘遗百年	/ 066
5. 雾漫山，萤火虫之惑	/ 086
6. 安阳城，揭秘百年身	/ 102
7. 遇鬼镇，重重灭门案	/ 116
8. 兰州城，巧破毒虫计	/ 134
9. 辨真伪，勇闯凶鬼蜮	/ 151



10. 蒙死虫，绝境逃生天	/ 171
11. 缘石斋，骨肉再相逢	/ 185
12. 破鬼镇，凶城变湖泽	/ 203
13. 凶蛊虫，夜探鬼义庄	/ 220
14. 百年惑，崎岖新疆路	/ 238
15. 火焰山，迷雾欧阳宅	/ 258

引子

也许大多数人有过这样的感觉，那就是某个场景让你觉得似曾相识，明明不曾发生却隐隐觉得曾经在什么地方遇见过，或者便是在梦中吧。而此时此刻我便产生了这样的感觉。

当我瞥见她的那一刻，血液几乎凝固住了，我匆忙离开座位，慌乱地下了楼梯，回到了车里，任凭手机如何狂乱地响着也不敢再接那个电话。我脸色苍白，颤抖着将手机扔到一边，开着车回到了宾馆。

这件事发生在 2008 年的夏天，在爷爷潘俊住进医院一周之后。在此期间我将爷爷所讲的那个故事告诉过很多的朋友，除了一个人外，大多数人都只是不置可否地摇头。或许故事太过于离奇，已经超出了现实的范围？！而这个人就是我的好友童亮。

这位老友告诉我，如果能把这个故事讲出来，一定非常吸引人。几经考虑我终于接受了他的建议，将这个故事整理出来。而就在刚刚决定之后的第三天我接到了童亮的电话。

“兄弟，有个人想见你！”童亮在电话中如是说。

“想见我？”我有些诧异地问道。

“对，一个对你的那个故事感兴趣的人！”童亮的语气颇为神秘，“而且貌似她也知道一些关于驱虫方面的事情！”

“好！”听到“驱虫”两个字我立刻答应了。收拾好行李之后我便起程来到了北京，与那个人约好在三环外的一家名叫四川图腾的饭店

会面。

于是我早早地收拾好来到了四川图腾，说实话，我心里有些忐忑，一来是要见久违的童亮，二来是关于他口中的那个对我的故事很感兴趣的人。

在坐下来大约半个小时之后，我瞥见门口一男一女走了进来，我的目光瞬间被男孩身边的女子吸引住了。恐惧，窒息，当时我的脑海一片空白，我简直都忘记自己是如何在众目睽睽之下逃出的四川图腾。

回到宾馆之后我立刻冲了一个热水澡，打开手机，里面有十几个未接来电，全部是童亮打来的。我鼓足勇气拨了回去。童亮有些生气地说道：“兄弟，你放我鸽子啊！”

我沉默片刻说道：“我见到你们了！”

“你见到我们了？”童亮有些诧异地重复道，“那为什么……”

“如果你方便的话来一趟我住的宾馆，有些事情我想和你单独谈谈！”我特意将“单独”两个字咬得极重，他立刻明白了我的意思，略微沉吟了一下说道：“好吧，你住在哪里？”

大约一个小时之后，童亮出现在了 my 门外，果然我的感觉没错，当时陪同在那个女子身边的男人真是童亮，简单寒暄几句我俩便进入了正题。

“今天既然你已经到了又为何忽然离开呢？”童亮奇怪地问道。

“还记得我曾经和你说过的那件事吗，关于十几年前我的经历？”我一边点上一根烟一边缓缓地说道。

“你是说……”童亮未说完，我便将自己的左腕伸出，在我的左腕上有一处明显的伤疤。童亮看到那处伤疤之后整个人都怔住了：“你所讲的都是真的？”

我点了点头，长叹了一口气说道：“对于我来说，那个夜晚永远是不堪回首的！”

“那晚你究竟遇到了什么事情？”童亮好奇地追问道。

“那晚……”我叹了口气，走到窗帘边。此时外面下起了蒙蒙细雨，霓虹灯在细雨中显出几分梦幻。童亮坐在窗前的电脑桌前一直注视着我，静静地听我讲述那晚所发生的事情。

那是十几年前一个盛夏的夜晚，刚刚放了暑假的我被送回到北蒙的老家与爷爷一起居住。此前爷爷在我的印象中一直很模糊，也许正是因为这种模糊，爷爷的形象也变得很神秘，只记得他不论冬夏始终穿着一身黑色的衣服。

与爷爷居住并非是一件快乐的事情，因为他从来不笑，脸上始终是那副冰冷的表情。那个夏天的夜晚，我忽然从噩梦中惊醒，发现爷爷不在旁边。我清晰地记得那晚的月亮格外大，格外圆，明晃晃地挂在前面不远处的山坡上，我穿上衣服小心翼翼地走出门去。

北蒙位于燕山山脉的群山之中，本来人家也不过十数户而已，爷爷所居住的地方更是在这村子的最里端，与外面的人家基本隔绝开去。我站在门口，白花花的月光落在身上，虽然是盛夏时节，但这山中的夜风吹过身上依旧凉飕飕得让人觉得有些寒意。

环顾四周，却并未发现爷爷的踪迹，一时间我有些害怕，我焦急地四处寻找爷爷，一种不祥的预感从胸口萌生出来，我扭过头在屋子中寻找，鬼使神差般地来到房子后面的院门口。平日里这个院子总是上着锁，不过今天晚上那扇门却微微地开着。几乎没加思考我便推开了那扇门，我心想爷爷应该就在这院子里面。

院子里有一间小屋子，像是柴房，我蹑手蹑脚地来到门口轻轻地推了一下，那扇门竟然“吱呀”一声敞开了。屋子不大，里面只有一张桌子，桌子的下方隐约透射出淡淡的微光，我走近一瞧，在那桌子的下面竟然有一个小小的入口。我小心翼翼地沿着梯子向下面走去，随着身体逐渐进入，一股凉飕飕的冷气袭来，我微微将衣服裹紧，小心翼翼地走下楼梯，谁知那梯子上布满水汽，我脚下一滑，一个趔趄从楼梯上滚了下去，顿时觉得胳膊一阵阵酸痛。

我一面揉着胳膊一面抬起头，整个人都立马怔住了，在我的眼前

竟然平躺着一具女尸。是的，那个女子躺在一张床上，像是熟睡一般，看样子不过二十岁出头，双眼微闭，相貌精致。我站起身来试探着伸出手轻轻在那女子的身上碰了一下，谁知那女子忽然一把死死地抓住了我的手，她锋利的指甲瞬间刺破了我的皮肤，我只记得鲜血汨汨从我的手腕处流淌出来，接着所有的记忆都开始渐渐地模糊了下去。

当我将这一切一五一十地告诉了童亮之后，他一直低着头沉默着，良久之后才说道：“原来这一切都是真的！”

我点了点头。

“因此你离开了北蒙，直到今年才再次回到那里，是吗？”童亮追问道。

我点了点头，又摇了摇头。其实在那之后还发生了一些事情，只是因为事情也许说出来更难以让这位兄弟相信，因此我选择了谎言：“算是吧！”

“那……这跟你见那个女孩子有什么关系呢？”童亮不解地问道。

“也许你不会相信，但这绝对是个事实！”我沉吟几秒之后一字一句地说道，“那个女孩和那具女尸长得一模一样！”

我的话音刚落，外面忽然闪过一道红色的闪电，接着一声巨响，似乎整栋楼都在巨响中震撼，我和童亮面面相觑，或许这是什么不祥的征兆。

雷声过后，童亮忽然脸色苍白地站起身对我说道：“沐洋兄，有件事我忘记和你说了！”

“嗯？”我诧异地望着童亮，与此同时，我的房门竟然传来一阵敲击声，我的心一下子沉了下去，“难道是她？”

童亮无奈地点了点头，站起身走到门口轻轻地打开了房门，一个上身白色T恤、下身牛仔裤，长发披肩的女孩子出现在我的面前。

我与那女孩子四目相对，屋里的空气瞬间凝固了。过了片刻童亮才清了清喉咙说道：“沐洋兄，这就是我和你说的……”

“你就是潘沐洋？”未等童亮介绍完，女孩子便径直走到我的面

前，我下意识地后退了两步，迟疑了一下微微地点了点头。

女孩的脸上露出一丝惊喜的表情。“终于见到你了！”她如释重负地说道。

“你是……”

“呵呵，我的中文名字叫欧阳左月！”女孩子说着一口流利的汉语，这点让我始终无法将她与一个外国人名联系在一起。

“对了，沐洋兄，忘记告诉你了，她是日本华侨！”童亮介绍道。

“你刚刚说你姓欧阳！”我追问道。

“呵呵，嗯，如你所料，我就是火系驱虫师的后人，不过现在我就职于日本的一家文化公司，主要负责与中国的一些出版社合作出版一些日本作家的书籍，也正因为如此才和童亮相识，后来他提起你的那个故事，所以我便拜托他帮我找到您！”欧阳左月客气地说道。

“哦，原来是这样！”虽然是这样，我的脑海中却在思考着另外一个问题，那就是她怎么会和那具女尸长得如此相似，难道那具女尸是……我不敢继续想下去。

“关于你所说的那个故事是道听途说还是确有其事？”欧阳左月一双清澈的眸子望着我，让我防备的心瞬间瓦解了，我伸出右手，轻轻将袖子撸起来露出那两道伤疤。她盯着我手腕上的伤疤，目光复杂地摇了摇头：“她……果然还在！”

“她？”我和童亮几乎异口同声地问道，之后两个人四目相对。

“难道你知道我爷爷密室中那具女尸的来历？”我迫不及待地问道。

欧阳左月点了点头，正在此时，她的手机不失时机地响了起来。欧阳左月接通电话，口中说着日语。大概十分钟左右，欧阳左月忽然停住了，她犹豫了一下，扭过头注视着我，那种目光让我有种不自在的感觉。

“电话里的人想和你说几句话！”欧阳左月语气恳切地说道。

“可是……”我望了望身边的童亮说道，“可是我不会日语！”

“没关系……”说着欧阳左月将手机递给了我，我疑惑地接过手机放在耳边，里面传来了一个老人的声音。

整个晚上我都被一种似真似假的幻觉包围着，这里是三元桥旁边的一家酒吧，我蜷缩在一张舒服的沙发上，沙发后面是一个棕色的落地窗，童亮坐在我的对面，接了那个电话之后欧阳左月便匆忙离开了。

“沐洋兄，那个电话是谁打来的？”几杯酒下肚之后，童亮终于忍不住问道。

“哎，一个我至今都不敢相信还活着的人！”我长叹了一口气，点上一根烟，扭过头透过那棕色的落地窗向外望去。

“亮，我决定将这个故事写成小说！”我像是忽然想通了一样说道。

“嗯，好哇！想好名字了吗？”童亮一直对我的作品极为支持，此刻见我终于想通了，颇为欣慰地说道。

我舔了舔嘴唇，恰在这时落地窗外面闪烁着一排巨大的红色荧光灯“四川图腾”：“就叫虫图腾吧！”

童亮想了想之后点了点头。

第二天我如约来到了欧阳左月所在的公司不远处的一家咖啡厅，她早已经等在那里了。见到我之后，欧阳左月显得格外热情，在服务员端上一杯咖啡之后，她终于打开了话匣子。

“沐洋君，其实昨天晚上我一直在忐忑，担心今天你不会来！”欧阳左月说话的风格一直都是开门见山，省去了所有的客套和擦边球。

“呵呵。”我淡淡地笑了笑，“只是我不知道爷爷究竟会不会接受！”

“嗯，我知道。所以我今天把你约到这里也是希望能先见见潘老先生！”欧阳左月恳切地说道。

我低下头有些犹豫地说道：“让我再考虑一下吧，现在已经是爷爷最后的日子了！”

欧阳左月显然有些失望，不过她颇为理解地点了点头。接下来的

一天，她给我介绍了由他们代理的一些日本作家的作品。

傍晚的时候我回到了北京某军医医院，走进特护病房，爷爷正安详地躺在床上，双眼微闭。父亲坐在他前面的沙发上，手中摆弄着一根烟，显然医院中禁止吸烟的规定将他折磨得够呛。

我轻轻地推开门，父亲立刻抬起头微笑着拍了拍我的肩膀，拿着烟走了出去。我点了点头，坐在沙发上。父亲刚刚关上房门，爷爷便睁开了眼睛，他望着我说道：“沐洋，你见到什么人了是吗？”

我诧异地望着眼前的爷爷，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爷爷，您……您说什么？”

“哎，你应该见过一些人了吧！”爷爷长叹了一口气说道，“这个人也是驱虫师，她已经在你不自觉的时候在你身上留下了记号，或许现在你已经知道在你身上留下伤口的那个人是谁了吧？”

“噢？”我错愕地望着双目微闭的爷爷，似乎这个老人对所有发生的一切都早已了然于心了。

“爷爷，我只是不懂为什么她……”我抬起头小心地望了一眼爷爷，接着说道，“为什么她会被您藏在密室里！”

爷爷长叹了一口气，脸上掠过一丝悲伤的神情，他顿了顿说道：“沐洋，推我出去走走吧！”

我连忙点了点头将轮椅推了过来，爷爷双手支撑着身体从床上坐起来，我刚要上前搀扶，谁知却被爷爷一巴掌挡住了，我识趣地向后退了两步，爷爷这才艰难地坐在轮椅上。我推着他走到住院部后面的花园中，在一棵梧桐树下停了下来，阳光和煦地洒在爷爷身上，对于爷爷来说，住院的生活简直生不如死，他闭着眼睛像是享受一般。

忽然爷爷伸出左手做了一个“夹”的手势。我会意，爷爷是想抽一根烟，但是大夫曾千叮咛万嘱咐不准爷爷再吸烟了，对于一个肺癌晚期的患者来说，吸烟无异于火上浇油。我摇了摇头，咬着嘴唇说道：“我没带烟！”

“呵呵！”爷爷微微笑了笑说道，“沐洋，知道吗？你永远是个不会说谎的人，对于我来说，吸烟和不吸烟也许只是少活一天或者多活一天的事情而已。”

我沉吟了片刻，将一根烟点燃，看看四下无人，便把烟递到爷爷手里，爷爷吸了一口烟，忽然剧烈地咳嗽起来，我连忙上前。转眼间爷爷微微摇了摇头说道：“沐洋，你过来！”

我好奇地走到爷爷面前，只见爷爷从怀里拿出一个用红布包裹得严严实实的纸包递给我说道：“这个你带上，如果看到那个人，就把这个纸包交给他，告诉他这辈子我是不会再见他的！”

“爷爷……”我诧异地望着爷爷，只见他吸了一口烟闭上双眼，冲着我微微摆了摆手，示意我离开，自己坐在阳光里享受着那缕温暖。

我将红色的包裹放在自己的包里，正要出去，恰好与父亲迎了个正着。父亲一脸愁容地望着远处的爷爷，手中拿着一张化验单。

“爸爸，怎么了？”此刻我已然从父亲的表情中察觉出了一些端倪。

“大夫说你爷爷恐怕只有一两周的时间了！”爸爸轻声说道，这个消息对我却如同惊雷一般。

“真的……真的只有一两周了吗？”我知道这个问题等同于没问，父亲点了点头，递给我一支烟说道：“沐洋，这段时间你最好不要出行，多陪陪他吧。”

我吸了一口烟诺诺地点了点头，抬起头看着眼前的爷爷始终保持着那个姿势沐浴在阳光中……

“你们怎么能在这里抽烟呢？”一个身材高挑的女护士走过来，一把夺过我手中的烟丢在地上，用力地踩了一脚说道，“你们没看到后面的牌子吗？”

我顺着她手指的方向看到那里果然有个“禁止吸烟”的牌子，我无奈地和父亲对视了一下，只见那个小护士向爷爷的方向走了过去，爷爷的指尖还夹着那半截烟，她走到爷爷身旁站了一会儿，声音柔和

地说道：“您是不能吸烟的！”

爷爷抬起头，顺从地将手中的烟掐灭，递给那个女护士。那个女护士接过烟寻了一个垃圾箱，丢了进去之后推着爷爷轻声说道：“昨天晚上您去了什么地方？”

这声音虽然很轻但是却让我身体一颤，昨晚应该是父亲在守夜，我扭过头望着父亲，他一脸凝重地望着爷爷，显然他也听到了刚刚那护士所说的话。

“爸，昨天晚上……”我向父亲询问道。

父亲无奈地摇了摇头，似乎对昨天晚上所发生的一切毫无记忆。

与欧阳左月约定的时间是第二天的中午，我醒来的时候手机正不停地狂叫着，我含含糊糊地接通了电话，那边便传来了欧阳左月的声音。

“ohayo！（日语：早安）”欧阳左月轻声说道。

“哦，早上好！”我坐起来半靠在床上，随手抽出一根烟叼在嘴里。

“您……”欧阳左月有些犹豫地问道，“您决定了吗？”

“嗯！”我坚定地说道，“一会儿我们在机场见吧！”

“那实在是太感谢您了！”欧阳左月显然没想到我会如此痛快地答应，过了一会接着说道，“那老先生他呢？”

我咬了咬嘴唇说道：“恐怕他不太想见那个人！”

“哦！”欧阳左月的语气中明显带着几分失落，不过片刻之后她依旧打起精神说道，“不过能见到您，我相信他一定会十分开心的！”

“呵呵！”我微笑着瞥了一眼放在床头的那个红色布包，里面的东西究竟是什么呢？

大概用了三个小时我终于来到了首都机场，将车停在停车场之后，欧阳左月便给我打来了电话，她告诉我她在候机大厅等着我。

来到候机大厅的时候，我见欧阳左月穿着一身合体的淡紫色连衣裙，与昨天见到的那个干练的女孩子完全判若两人，此刻她站在候

机大厅门口，手中攥着手机焦急地等待着，见到我之后她便向我挥了挥手。

我们两个人来到候机大厅的出口处，欧阳左月抬起头望着头顶上的数字牌。

“他大概什么时候到？”我望着欧阳左月说道。

“哦，大概还有半个小时的样子！”欧阳左月有些抱歉地说道，“让您和我一起等实在抱歉！”

我摇了摇头说：“没事”。话虽如此，其实我心中依旧有些忐忑，电话中的声音是个老人，我已经大抵猜出了他的身份，可是心里却总有一分不安，似乎这个人的到来会改变什么。

大约半个小时之后，一架飞机降落在首都机场，片刻之后出口处便挤满了接机的人。欧阳左月站在护栏外面向内张望着，脸上时不时露出喜悦或是失望的神情。

待那些人都走光了之后，欧阳左月抱歉地望着我说道：“抱歉，只是他们应该坐的就是这班飞机，怎么会……”忽然，她像是看到了什么眼前一亮，脸上立刻出现了笑容，拉着我向后面飞奔而去。我就这样被她拉着奔到门口的时候，一个看上去七十多岁精神矍铄的老者戴着一副棕色眼镜站在我和欧阳左月的前面，在他的身后站着两个三十岁左右的年轻人，提着行李和包裹，看来是他的随从。

“爷爷，您来了！”欧阳左月深深鞠了一躬，然后抱住眼前的老人，而我呆呆地站在一边观察着眼前这位日本老人，忽然我发觉那个老人也在用同样的目光上下打量着我。

“爷爷，这就是……”还未等欧阳左月说完，那老人上前一步一把抓住我的左腕，将我的衣服向上撸起，左腕上的伤疤立刻露了出来。那老者痛苦地皱着眉头，轻轻摘下眼镜，两行清泪从他的眼眶流了出来，他向后退了一步，然后深深地鞠了一躬，郑重其事地说道：“对不起！”

他这一连串奇怪的举动让我一时间有些不知所措，我上前一步

想要去搀扶眼前的老者，谁知他却厉声道：“请你不要动！”

话毕他毕恭毕敬地跪在我的面前，双眼始终盯着我手腕上的那两道伤疤，似乎他并不是给我下跪，而是给我手腕上的那两道深深的伤疤下跪。

于是在首都机场便出现了这样的一幕：一个年过古稀的日本老人跪在一个二十多岁的年轻人的面前，不明就里的人将我们团团围住，我甚至能感到人群中那种不可思议的眼神落在身上的灼热感。

过了良久老者才站起身来，有些歉意地说道：“我们走吧！”

围观的人让出一条路，他的随从走在前面，老者在欧阳左月的陪同下跟在他们后面，而我则一直跟在最后，似乎还没有彻底从刚刚那幕的震惊中清醒过来。一直坐上车，我才从人们那奇怪的眼神中逃脱，而我此时也渐渐清醒了过来。

这是一辆加长的黑色别克，我坐在老人和欧阳左月的对面，欧阳左月的手始终放在老人的手中，而老人却一直望着窗外，不时发出低声的叹息。

“爷爷，您多久没回过北京了？”欧阳左月似乎想打破这死一般的沉寂。

“六十年，六十年啊！”老者重复着，“全变了，以前的所有都变了！”忽然老者像是想起了什么一样抬起头说道：“孩子，你爷爷……”

“爷爷，对不起，好像潘爷爷不想见您！”欧阳左月十分内疚地说道。

听到这话之后，老者脸上的神采顿失，像是霜打的茄子一般，他沉沉地低下头，过了片刻自顾自地笑了笑说道：“他……始终还是不肯原谅我啊！”

虽然我想安慰眼前这个老者，但是却始终找不到什么合适的言语，或许他们那一代人的事情对于我们来说永远是个谜，即便能揭开其中的奥秘也未必能了解他们的心境。忽然我想起临行前爷爷给我的那个红色布包，我连忙从包里拿出那个布包递给老人说道：“这

个……是爷爷让我交给您的！”

老人听到我的话眼睛放光，立刻来了精神，慌忙伸出手接过那个红色的布包。那个瞬间，他整个人都怔住了，片刻之后他小心翼翼地将手中的那个布包一层层地剥开，只见一个翠绿色的、一指长的、上面有两个小孔的哨子出现在他的掌心，几乎与此同时，老人的呼吸变得急促起来，身体不停地颤抖着。他双手捧着那枚哨子，良久之后才深深地吸了一口气：“谢谢，谢谢潘哥哥，谢谢！”老者望着窗外不停地重复着。

回到他们所下榻的酒店，立刻有几个护士走了上来，其中一个人推过来一辆轮椅，谁知老者却拒绝坐上去，他极为抱歉地告诉我由于输液的缘故让欧阳左月先陪我待一会儿。我点了点头，刚刚实在看不出这个精神如此矍铄的老人竟然还需要输液。

在这家酒店二楼的一家星巴克里，欧阳左月和我的面前各放着一杯咖啡，她始终在用勺子搅拌着那杯咖啡，一副欲言又止的样子，终于她忍不住说道：“请你……请你带我去见你爷爷，我想当面求求他，求他见我爷爷一面！”

我轻轻地摇了摇头，对于爷爷的性格我再了解不过了，他决定的事情是绝不会改变的。

“求求你了！”欧阳左月一把抓住我的手说道，“其实爷爷已经病入膏肓，早在十几年前便一直卧床不起了，最近忽然来了精神，完全像是换了一个人一样，大夫说恐怕他的大限已到，人忽然这么精神可能是回光返照。我知道爷爷一生的心愿便是能回到中国，能当面见见潘爷爷！”

我咬着牙想了想然后说道：“好吧，那我再试试吧，不过……”

谁知我的话音未落，欧阳左月已经从椅子上站了起来，深深地鞠了一躬说道：“那就拜托您了！”

她的举动让我有些骑虎难下，我无奈地笑了笑。晚餐的时候，我们又见到了那个老者，他的脸上一直保持着微笑，似乎精神极佳。